

我与忘年交姜炎老师

李劲



2019年6月26日于姜炎老师的小院内。

春节前后,新冠肺炎蔓延,我不得不宅在家里。读书写字,便是打发时光的最好选择。

翻阅冯梦龙的《警世通言》,一篇《俞伯牙摔琴谢知音》,令我深思。故事就发生在我们淮北市杜集区梧桐村。俞伯牙从小酷爱音乐,他弹起琴来,优美动听,似高山流水一般。有一天,钟子期在梧桐山上砍柴,听到俞伯牙的琴声后感叹不已。称赞道:“峨峨兮若泰山”“洋洋兮如江河”这就是著名的“高山流水”。钟子期死后,俞伯牙认为世上再无知音,遂摔琴谢知音,终身不再鼓琴。

掩卷沉思。这则“高山流水觅知音”的故事,使我想起了我的忘年交姜炎老师。

姜炎老师的大名,早有耳闻。

他是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中国新闻摄影学会会员、原淮北市摄影家协会主席。主任记者,原淮北矿区文联原主席。

姜炎老师,安徽宿县人,1937年11月出生,1956年11月参加工作在铜陵市,后调到淮北矿务局政治部。一直从事新闻宣传工作,并酷爱摄影艺术。代表作《龟背》,于1985年7月在全国花卉摄影艺术展览中荣获二等奖;《轻舟伴我逆水行》在日本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办的第一届摄影比赛“奥卡莫吐奖”。出版有《花诗选》《家庭实用周末摄影》《百花集》《矿山脊梁》和《老年摄影教材》等。

他是著名的摄影家,同时还笔耕不辍,经常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散文和随笔,是一位不知疲倦的老人。

他为人正直厚道,热情治学,生活极简朴。

认识他的人都知道,无论上班时,还是退休后,他都衣着朴素,稳重缄默,深居简出,与世无争。平时他总爱看书、爱写字,平易近人,不善张扬。每天一大早,他到相山公园里转转,衣袋里总是装着小相机,一是锻炼身体,二是遇到他喜欢的镜头,还可以动手拍下来。他勤奋好学,不断有新的作品问世。

退休后,他又应聘到淮北矿业老年大学任教,并夜以继日地撰写了《老年摄影教材》一书。他在《后记》里写道:“当我整理完这本书的时候,已经是夜深人静了,我的两只眼很难受,也很累。但是,我很高兴。心想,我已届古稀之年,还能为老年摄影教育做点事情,我高兴;在我人生的路上,又留下了一个脚印。”

二

我结识姜炎老师,缘于给孙子拍百天照。

姜老师退休后,自建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摄影工作室,专摄儿童,乐在其 中。好多家长都慕名前来,给孩子拍上一套纪念照,或者成长照。当然,大人的工作照和家庭合影照,也来者不拒。经姜炎老师拍摄的照片,张张都是精品。他说:“我们工作室秉承:高兴而来,满意而归,绝不潦草敷衍每一位‘上帝’。我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老有所为。”

记得,2013年3月9日上午,我造访姜炎老师的家,和助理摄影师小李热情接待了我。得知我要给孙子拍一套百天照时,姜老师乐呵呵地对我说:“你的名字,我在报纸上经常看到,我也是喜欢写写画画的人。”“是的,姜老师,你是老前辈,希望你今后多多指教。”我连忙回答。接着,我们谈了好多共同关心的话题。从此,我和姜老师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后来,我的第二个孙子出生后,也在那儿拍了一套百日照。如今,我俩成了忘年交。

年前,姜炎老师的伴侣,匆匆离世,对他的打击特别大。本来他的言语就不多,加上一直不能走出失去伴侣的阴影,他更沉默寡言了。我看在眼里,痛在心理。后来,我上班的地方,距离老师更近了,我看他次数更多了。这也是我做晚辈,应该做的。

每当我的新书即将付梓时,都要请老师给我拍一张简介照片。出版后,立即送给他一本。还有,如果报纸上发表了我的,有时是老师的文章,我会马上拿着报纸,兴高采烈地跑过去,我们共同欣赏品读。他也经常在报纸上留意我的文章。

怕他孤单,我总想请他到饭店吃顿饭,都被他婉言谢绝了。他总是说:“免

了,多多回家陪家人吃吧,不要在外边吃海喝。”并且谆谆告诫我:“有时间多看点书吧!”

是的,在老师案头的墙上,醒目地贴着他自己书写的“学无止境”。那是老师的座右铭,也是我的座右铭,常常警醒着我。

去年夏天的一个下午,我抽空去看望老师。我推开小院的门,轻声地喊:“姜老师,姜老师!”没有人答应,当我走进院内时,我惊呆了。当时,正值三伏天气,姜老师头戴斗笠,正聚精会神地拍照呢。他满脸大汗,脸色凝重。我为这位老人敬业精神所打动,眼泪在眼眶内打转。

三

我知道姜老师有睡回笼觉的习惯,所以,每次去看望他,总是在上午10点左右。他毕竟是八十多岁的人了,精力有限。平时,他的弟弟、妹妹们经常来探望他,而且十分敬重这位老哥。老伴去世后,两个女儿、女婿对他更是体贴入微。他生活简朴,从不轻易外出参加饭局,吃饭不挑剔,粗茶淡饭足矣。他是我的长辈,更是我的良师益友。

一天下午,我和姜老师面对面坐着,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通过我们接触了解,我发现你心直口快,而且有时口无遮拦,这样不好。俗话说:嘴上得有个把门的,伤人之言,深于矛戟。”我回答道:“我看不惯的事,就想立马回应。”老师接着说:“忍一时就会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心怀大志的人,都会善于冷静地处理问题。在职场上,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那么我们首先应该做到的并不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而是要克制自己,‘忍’字当头,仔细谋略,而后行动。

每当我的新书即将付梓时,都要请老师给我拍一张简介照片。出版后,立即送给他一本。还有,如果报纸上发表了我的,有时是老师的文章,我会马上拿着报纸,兴高采烈地跑过去,我们共同欣赏品读。他也经常在报纸上留意我的文章。

怕他孤单,我总想请他到饭店吃顿饭,都被他婉言谢绝了。他总是说:“免

了,多多回家陪家人吃吧,不要在外边吃海喝。”并且谆谆告诫我:“有时间多看点书吧!”

在老师的心里,我也许是他的亲生了。我不想让他感到寂寞,所以常常抽空去看望他。

四

其实,老师并不寂寞,他内心充实,他喜欢孩子,喜欢花卉摄影,勤奋的老人早已把孤寂抛到九霄云外了。

他虽然已是耄耋之年,鹤发童颜,精神矍铄,两只炯炯有神的眼睛,放射出睿智的光芒。平时他忙碌工作室的拍照,有助理摄影师小李协助他,工作室里始终弥漫着阳光、开朗、温馨的氛围。闲下来的时候,老师就端起相机到院子里活动。他爱花、养花、拍花。小院里的花儿,在他的精心呵护下,四季盛开,芳香四溢。

记得,他在《我的小院》里这样写道:小院不大,却很幽静;小院不大,乐趣不少。让我修身养性,让我尽情享受。我爱我的小院。春天,牡丹、芍药,春色满园;夏天,池中的睡莲,缸里的荷花,争相媲美;秋天,两棵桂树,双双花满枝头,清香四溢,不单让我心旷神怡,左右邻居也跟着沾光;冬天,腊梅绽开了笑脸,凌寒竞放,笑傲苍穹。更有那红梅花儿,“万木冻欲折,孤根暖独回”,不畏严寒,傲雪盛放。……

我经常到他的小院里坐坐,聆听姜老师的教诲。我最在意老师院内那一棵棵沿墙而立的竹子。竹子刚劲、清新,四季生机盎然。竹子是高雅、纯洁、虚心、有节的象征,古今庭院几乎无院不竹。居而有竹,则幽簧拂窗,清气满院;竹影婆娑,姿态入画;碧叶经冬不凋,虽“雪压冬云白絮飞”,依然清秀而又潇洒。老师很欣赏竹子的这一气节,所以,用“竹林风雪”作为网名。人如竹品,廉政清新。老师的人品,是我终生学习的榜样。

书中岁月,字里乾坤,老师始终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他拍摄的艺术图片,赏心悦目,如清风出袖,明月入怀;如遇花开,明心见性;张弛有度,不拘世俗;时而豪放,卓尔不群。王维说:“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我以为老师已经达到此种境界也。

世上知音难觅,忘年交不易,我珍惜我与姜炎老师的这份情。愿老人家健康长寿,不断有更多的佳作问世。

有人在悄悄爱着你

张钟方

家,但是,他们每一次打招呼都避讳话题,只是说:“是不容易,需要我们帮忙的话,说一声,呵呵!”我也呵呵着答应着。

幸福常常是朦胧而朴素的。它多数时候只是默默而来,亲切温暖地将我们包裹。在日常生活的点滴之中,提醒自己留意身边的美好,体会幸福和暖意。

三

那一日,不知道碰到车上哪个机关了,车后窗雨刮器“呼嗒呼嗒……”不停地干刮了足足三天,我拨弄了所有的机关就是关不上。想就近找个修车店弄弄,但是,一下车就把这个事情给忘记,而且老是忘记!

孩子被送去学校后,绷紧的时间稍微松下一点点。我正一边开车一边瞅修车店,在等待红灯时间,有个骑摩托车的男人敲车窗,我以为是遇到熟人了,看了看,却是陌生面孔。我放下车窗玻璃问他有事吗?男人说:“你那个后雨刮器赶快停下来,你方向盘下面那个手柄,往上推一下就停下来了,我跟车一段路了,呵呵,我之前也有一款跟你一样的车,我老婆跟你一样,就是找不到那个开关。”按他说的,我一试真的停下来了。我忙说:“嗯,嗯,谢谢你!谢谢!”一股暖流一阵清欢,来自陌生人的关怀。

文明的城市里,永远不缺的,就是温暖而有爱的人们。希望我们的生活都是这般温情的,并且,有人惦记,有人陪伴,永不沉沦。

穿越银杏时光隧道

张学仁

隧道。没有掉下来的银杏树叶又像一把把小小的扇子,在空中翩翩起舞,美丽且撩人心扉!

在银杏园这片大地上,穿红戴绿的美女、小姑娘们,穿着西服休闲的帅哥俊男摆着各种造型拍照留念,尽情地放纵自己美好的心情,陶醉在这秋景、秋思、秋恋的欢歌笑语中。

在这金色的地毡周边,精明的邳州村民,摆摊设点,热情推广当地视如珠宝的银杏果。银杏的价值不紧紧在于它的美,给我们带来感官上的视觉感受,它的果实更是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银杏果也叫“白果”,是一种药用价值很高的中药材。其具有益肺气、治咳嗽、护血管等食疗的作用和医用的作用。在现代医学方面,银杏果还能通血管,改善大脑的记忆功能,延缓老年人的大脑衰老、治疗老年人痴呆症和脑供血不足等功效。其本领影响可想而知,它给我们带来的不仅是一种身心的感受,更是实实在在的营养价值。

邳州市铁富镇有一条特色乡村公路,因两边银杏相互交织自然形成了“隧道”奇观而被冠名为“时光隧道”。银杏时光隧道西依艾山,东傍沂河,在国道310和省道250交汇点东南角,在30万亩银杏森林中自然形成的一条长达3000米的银杏路。2011年陈智先生拍摄的一幅照片《秋天的童话》在国际上荣获大奖,而且被《国家地理》杂志刊登,后经中央电视台多频道报道,此路名声日盛。

时光隧道南连姚庄,北接小马墩,在小马墩的竹林中有巨石、韩信瓜屋、韩信栓马墩、古石井等,村庄因栓马墩小而扬名。村西头的古石磨路,碌碌凳子、黄土草屋、大鼓台,古玩玉器巷、泥人剪纸巷、农民画墙的古味和炒瓜子的村民回村盖的别墅群,穿插在一起,真是一个村子没走完,穿越时光几百年。

畅游银杏园,尽享银杏树叶的风光美。在这金黄的天地间,去寻觅秋天里的诗韵画意,陶醉秋末美景。一阵微风,从银杏枝间吹过,无数片金黄色的银杏叶子,犹如许多耀眼的繁星在半空中闪耀,由上而下地发出“沙沙”的声响,又好像一支优雅的乐曲在银杏林中回荡。漫步在铺满银杏叶的道路上,恍若进入童话里的时光隧道。

银杏树叶飘落在地上,踩上去软绵绵的,像金黄色的地

家在临涣

李世剑

小雪

梁浩

小雪节气刮寒风,
时阴时雨天已冷。
菊萎东篱梅暗萌,
桂留余香柿更红。
夏秋走远冬春来,
疫情防控禁懈松。
多点频发敲警钟,
不获全胜不收兵。

榴园散记

赵煜

雨蚀,旱涝交恶,不与争宠,自甘寂寞,一年又一年,绿叶华盖,果满枝头,向人间奉献着丰硕的果实。那一刻,我心潮起伏,浮想联翩。站在老石榴树下,我朝周围的石榴树望过去,有280年的,有350年的,这些古老的石榴树密密丛丛,紧挨着、簇拥着组成了一个700亩的园子,在寂寞的山坡上,在温暖的阳光下,在风雨飘摇的岁月中,无声无息地生长着,以自己高大古老的形象昭示着顽强的生命力,给人以无穷的启迪。由树进而想到了人,想到了人的生存。

人和树一样偶然来到这个世上,无法选择自己的生存条件,无论是出身显贵还是卑微,你只能接受,不能回避。重要的是上天把你降临到这个世上,你就需要面对现实,在生命的进程中寻找改变命运的契机,通过自身的努力,让生命结出丰硕的果实。

生活在榴园村的人正和这石榴树一样,他们的人生经历和敢于向命运挑战的勇气诠释了这个道理。

我从车站来榴园村的本土作家李祥忠告诉我,五十年前他出生在这个当时还不叫榴园而叫宋庄的山村,记事时就只看到漫山遍野的石头,没有一条像样的路。庄前的一条河如果不下雨永远是干涸的,而下了雨,通向山外的那条路

就变得异常泥泞难行。有一年他随父亲去县城卖石榴,深秋的雨水虽然不像夏天那样密集迅猛,而淅淅沥沥的“面条子雨”却把道路浇得水湿油滑,他不知道跌了多少跤,一双布鞋也粘掉了底,脚板子被尖利的石子扎破一步一个血印……后来他父亲在城里用卖石榴的钱给他买了一双胶底鞋,他视为“珍宝”,上学的路上那双鞋永远夹在腋下,只是到了学校才穿在了脚上。因为有了这双鞋他知道除了山外还有一个叫城市的地方,他挥动着鞭子放牧羊群在山坡上歇息的时候,总是把目光投向远方,那座城市是他童年魂牵梦绕的地方,无数个夜晚他做着五彩斑斓的梦,他暗自发誓要离开这个被民谣所唱的“……山又高来水又深,一根井绳十八斤,砂礓坷垃硌脚心,有女不嫁榴园村”的地方。

事实证明他的决心是对的,事实也证明他选择人生的方向是对的。学过播音、办过小报、卖过摩托、开过餐饮店、当过旅行家,这些经历成为他丰厚的人生积淀,最终他明智地进行取舍,回家创业,靠山吃山,利用现有资源创办“金榴园实业公司”,生产石榴饮料、石榴酒、石榴药品……一张订单就创下万元利润。他的石榴系列火了,他的名字火了,随着榴园村名声越来越大,他的榴园明天会更好。

走下山来,回望一幅幅精致动人的美景,我深深地感到一座传统落后的旧村庄完成了向美好乡村的完美蜕变,正朝着“四季景观鲜明、石榴文化突出、最美乡村家园”的发展方向大步迈进。美丽的榴园,明天会更好。

作家也想临涣搬进自己的长篇
作家在古城墙脚下欢腾
小康的旗帜插在城墙的顶端
画家为家乡铺上画卷
泡汤在古镇上月饼为丰收载歌载舞
桂花香阳光灿烂
数不尽的驴友摄影家
赶集的人为五谷丰登祷告
念书走进巍峨的文昌宫
拜一拜万世师表孔圣人
嵇康《广陵散》的琴声沁人心弦
桓伊《梅花三弄》的笛声四旋
后来决胜淮海
为丰收的锣鼓和唢呐震撼
看着陈胜吴广留下烽火台
和临涣县衙门忙碌的县官
听着孟浩然离开的感叹
扎根在古城墙脚下
犹如踏着蹇叔强国的脚步
喷香的棒棒茶慰藉着我们
稀奇的是这里有带着民风
淮河以北见不到的茶馆
满身的疲劳和无数的温暖
祖祖辈辈生活在泡茶相欢的临涣

染坊油坊酒坊散发着诱惑
拎着最爱的菜中菜惹得眼馋
天南海北的游人云集中间
南阁城隍庙人群站满
擂鼓茶节为祖国庆生
后来决胜淮海
为丰收的锣鼓和唢呐震撼
看着陈胜吴广留下烽火台
和临涣县衙门忙碌的县官
听着孟浩然离开的感叹
扎根在古城墙脚下
犹如踏着蹇叔强国的脚步
喷香的棒棒茶慰藉着我们
稀奇的是这里有带着民风
淮河以北见不到的茶馆
满身的疲劳和无数的温暖
祖祖辈辈生活在泡茶相欢的临涣

雨蚀,旱涝交恶,不与争宠,自甘寂寞,一年又一年,绿叶华盖,果满枝头,向人间奉献着丰硕的果实。那一刻,我心潮起伏,浮想联翩。站在老石榴树下,我朝周围的石榴树望过去,有280年的,有350年的,这些古老的石榴树密密丛丛,紧挨着、簇拥着组成了一个700亩的园子,在寂寞的山坡上,在温暖的阳光下,在风雨飘摇的岁月中,无声无息地生长着,以自己高大古老的形象昭示着顽强的生命力,给人以无穷的启迪。由树进而想到了人,想到了人的生存。

人和树一样偶然来到这个世上,无法选择自己的生存条件,无论是出身显贵还是卑微,你只能接受,不能回避。重要的是上天把你降临到这个世上,你就需要面对现实,在生命的进程中寻找改变命运的契机,通过自身的努力,让生命结出丰硕的果实。

生活在榴园村的人正和这石榴树一样,他们的人生经历和敢于向命运挑战的勇气诠释了这个道理。

我从车站来榴园村的本土作家李祥忠告诉我,五十年前他出生在这个当时还不叫榴园而叫宋庄的山村,记事时就只看到漫山遍野的石头,没有一条像样的路。庄前的一条河如果不下雨永远是干涸的,而下了雨,通向山外的那条路